

季軍

一段路

陳慧儀

上了巴士，我習慣走向下層靠窗的位置，坐了下來。早上十時許，只有寥寥數位乘客，時間一到，司機熟練地開動車子，沿着每天不變的路線駛去。

闔上眼睛，我做着每次乘巴士也做的事，閉目養神。外面溫熱的天氣，透過窗子，灑在我的臉上。明亮的光線，害我忍不住掀起眼簾，放棄作夢的權利。

閃閃銀光，我像發現新大陸般望向窗外，呆了一會。黑色的柏油路上鑲着一顆一顆的星子，在我經過的路上，獨自閃耀着自己的美。這一刻，我以為自己在白天的銀河中走過。

傾了身子，我連忙伸手抓着前座的扶手，穩住自己。轉瞬間，白天的銀河不見了，只見冷冰冰的石屎路，灰得讓人提不起勁。失望的心情隨着車子駛過必經的海上天橋。

滑上橋上，我看見海上畫舫在粼光之中，閃閃生輝。還記得從前只看到一艘船，跟着兩艘船，接着三艘船。現在，船兒們隨着小浪搖曳生姿，浪兒們折射着、折射着，把船兒們映照得更金光閃閃，直至我再看不到——那三艘海上畫舫。

張望四周，我發現睡在街上的黑衣男子，困惑極了。也許，他是一個透明人；也許，他

是一個垃圾箱；也許，他是街上凸起了的不平路。所以，人們沒有發現他；所以，人們就這樣在他的身旁走過。而我，靜靜的從窗外看着黑影慢慢退後，慢慢變小，直到看不見。

關上了門，我偷看剛坐在我前座的女子，好奇的想。從她一上車到坐在座位上，手不離電話，嘹亮的聲線細說着自己的戀愛經驗。彷彿有人想要附和般，電話鈴聲忽然響起，於是，兩個人，兩把聲音，交織着她們的故事。

亮起紅燈，我熟練地拿起身旁的小袋子，準備下車。目的地，還是如平常般人來人往，店舖的櫥窗還掛着減價的招牌，只是旁邊的行人路架起了欄杆，準備今天的維修工程。我繞過人們，匆匆的走向我要到的地方去，完成了這一段路。

隔天，沒有明媚的天氣，天，陰陰的。我再次乘巴士，只是今天乘車時間比昨天遲了兩小時，乘客就變多了。今天，我依然選擇下層靠窗的座位，巴士依然行駛在不變的路線中。今天，我再看不到白天的銀河；再看不到閃閃生輝的畫舫；再看不到那個躺在地上的男子；再看不到說電話的女子；再也看不到昨天看過的東西。可是，今天的我又像懂得些甚麼，像在時間裏遺漏了的，然後……

……在某一天遇上。